





綏德下南路移民  
衣食豐足回家鄉

○本報接獲熱心一機師報告：魯區反映：許多移民紛紛由南魯路回故鄉過年。他們在等待移民政策下，獲得土地和糧食，現在回家實地、稻稈子，發給他們的親友，兩下開荒，或計今年擴大生產。如四十里牌發家山王寶棠一人到延安打了八大有糧食；柳溝村賈不幾一人去延安打了五石石，賈蘭買了洋面半地；祁家溝許步移民由延安王婆溝回家賣地；沙羅河張家溝張在是堡高梁一項打了七十石；蒲安吃楊李樹等三人打了四十石糧食；已開荒招鄉子。準備擴大生產。（青俠）

五日綏練兵深入區村

民兵小學生教員簡發行 文武變工

「新華社電北廿六日電」練兵運動已普遍深入各農村，僅鄂縣一、五兩區就有百廿三鄉自編練兵，全體民兵及十分之一的自衛隊都參加。八分區四十五支隊和駐地民兵自衛隊共同組織了村練兵。

二、分區民兵營有三個練兵小組，選出技術最好的同志去教民兵的練兵教員。敵後與敵軍深宵訓練教員至全區民兵三分之一三分區民兵在「爭取作優秀的投彈手」口號下，十一支隊基連一連，每人每天平均投彈十顆，班長還有良一天投一百多。保衛執獲漢民兵自衛隊，決心要在今年冬訓練中占第一，並做到家家有地雷。河曲五區洋坪村為加強訓練民兵，每日即展開大破壞一次。在城內三中占一席，並做到家家有地雷。河曲五區洋坪村為加強訓練民兵，每日即展開大破壞一次。在城內兵方法上因本時因困難而不同。臨縣民兵們對標、識字、和進行文藝活動。萬寧鄉民兵，早晨檢校槍、練兵，上午舉鎗打靶。熟悉地形，熟讀軍事常識，在冬學中集中研究，在家裏設「準星」，隨時練習。家鄉玩實演行政村陳放接近很近，他們輪流派民兵到團政機關，除應役而練兵，即取白天天民兵每星期中和獎券份子錢，晚間分散由村去各自自然村。各地民兵中特別注意夜間和即擊，立即用白天天民兵每星期天和獎券份子錢，晚間分散由村去各自自然村。各地民兵中特別注意夜間和即擊，立即用白天天民兵每星期

如在甚地抄碑有效，某地射擊容易隱蔽。某地爆炸適合，求得戰時能熟練使用。靜亭武工廠在新鄉放某村架網拆移公認上民兵時，我車重了石河面外，受調閱民兵上前夫捷發覺兩處。石神鍊致收後，他們又趕快去發做工作，進行技術上都有飛速的提高，八分區董震旺一個月半，投彈進步了，民兵李德作投彈，半月

六區張士李廷賢，兩週內進步了十來支，二區劉西兵營新年大會操中實彈射擊，許多單位命中率都是百分之百。臨縣民兵張桂圖新帳發明用單料鉛筆箱來做拉火線，女人們用的鍋頭針，可製造發火機。

莊戶（編者）：甘肅好是宋丹、甘肅移家的鵬份；今年移民在盤盤以前前免就燒燬了。（再行

平劇元寶

今年要提倡用親戚、親戚、朋友、親戚的方式，讓奉樂了解下南的好處，幫助自願去

的人解决问题。

梁山泊攻打盧龍觀朝  
延長舊曆新  
進行全  
本報延長訊  
次大端除。爲此

對一九四五年國事的希望

章伯鈞：各抗戰民主黨派都有了長期政治經驗，一致要求各黨派的民主統一政府。

今年元旦新華日報登章伯鈞「年譜」指出：一九四五年「既有更加惡化的可能。日本法西有更御用的漢奸，正在運用軍事變形方針，一張一弛，作有計劃的攻。所以，在軍事方面，自然有

三大技術全國第一

五連——

本報訊：三旅昨舉行三大步測演習，測驗結果：敵軍進攻，投彈，捉人均增加七米，七團五連射擊，入中百分之九十八點四，彈中百分之七十八點四，七團五連刺殺，平均每人七十四秒五，旅直砲兵七十四秒五，旅直砲兵五連手過的有一百零五

。各單位各項技術均獲得提高。該旅這次的各團測驗，又有力的給了下面兩個經驗：（一）改善官兵關係，是部隊進步的重要環節，七團五連在四三年冬時，因為領導作风有缺點，所以成績較差。自去年開農友互助運動，官兵親密，勞力互助，大大開

第一。（二）軍事訓練中可以進行文化學習。該旅去年十一月起，即開始人人通曉，而他們的步測成績也很好。現在該旅學習文化的情緒很高，九團一連戰士們讀八文的使用，已有八萬餘人，八百元之多。為報章，各團團長中建立起來，

事辦衆羣爲人好選何如

各鄉三年以來大多未開參議會

把票選了。一種是砂上領事館要幫情，把持選票，如六區一區四二區等鄉都時，劉思章不願自己接選票，說自己有拉選，結果為黨衆所擁護的劉紹祥不領選票上，反被擠過了。還有一種是二流子（黃匪）可能有人填入）在黨衆搗亂，有些黨衆就跟着他們跑。他們恐選上好人對自己不利，而領導選舉的人又不懂此種把戲，故隨便選不上好人。（但這一類情形是極少的。）

【又訊】在此會中大敵又復對劉過去各鄉實行民主不夠，今縣三十三個鄉從四二年到現在，各鄉一般的都未開參議會。有不少鄉長對本鄉有多少議員都不清楚，有的連議員名額也搞錯了。余慶儀有三城區市電兩年來曾召開兩次會議，撤銷了政府工作，但民主仍搞不成；有些市民對市長劉國瑞的領導作风不滿，但去年改選時該會上也未有很好的展開批評。兩年來余慶瑞換過三十五個鄉長，只有五個鄉長經過了徵求議會派來的新鄉長有些贊成，但沒有徵求黨衆的意見。這些都是亟待糾正的。（完）

組者按：延長會例重關於選舉問題的討論

華池張文榮養羊得法

寫快板（這是目前缺乏之樂人材的暫時辦法——）

**閨門高不怕狼咬羊**

每逢天雨把濕靴剝掉

【本報訊】往歲同鄉蘇福興創辦製鞋。園門用的料子，歐池酒會為一舊張老隔一二年就換因此從前發生狼跡或成開閨門咬羊文是在民國廿九年分

的承嗣。各區的奉節活，在區府附近開設民懇會、進行護軍經費鼓勵凡此均以毛去虛一九九永記任務」為中心。

舉行美國照片展覽

—

報訊「日本人民解  
延安文部，自本月  
起，舉行美國照片  
展。日本同志看到美  
軍炸落敵、台灣空  
軍的飛機，驚嘆

兵的設備，想起日本軍  
在菲律賓強迫「神風隊  
自殺，不覺不寒而慄似  
用飛彈連發傷兵，就  
還在呼吸的傷兵，也都  
發抖或抑棄不顧。這種

了他們打倒軍部的決心。

華西日報的元且社論指出  
停止反攻準備，斷絕與盟國

的政治主張，我認爲這是最近中國民主同盟四週一年是最平穩溫和了，（被是時幹了，從今天努力的「幹」，實現徹底

郭沫若兄  
『歐洲的教訓  
』一文（同上  
報）稱：『新  
民主主義的政

人）有兩面作戰的憂慮而  
的，尤其是在今年以內不  
常的主張，這是光明而不  
家的主人，」致要緊的基  
的勢力爭取政治的民主。

商務日報：舊的一  
了，應該以轉變迎

戰鬥者的手要變色了！在  
了，發明快就發明了，可是  
其特點的一年，我們怎樣測

是，而對着這樣的以激發

卷之五

此我們對於政府，不惟未指出要「掃除私私」，「同日該報金鋼鑽開戲的賬簿寫完了，來個年終，李某該付我一萬，他們現……三十年的厚厚媽的，一本沒數，隨着，







子日個兩的了不忘

(事故史歷踪察游北陝)

高 朗 亭

# 紅軍北伐

「司令官被槍殺了！」文俊急聲喊着說。

「同官！」多數軍隊繼續前進的響聲，少數人鼓噪的在後邊驚慌地。

空氣得到了暫時的和緩！楊、董、文俊幾個人整理頭了還不滿的情緒，凝起了眉頭。

十八日的事變，給部隊帶來了深沉的苦難；反動派積極的從事其進一步的陰謀活動。

晚上一些哥老會的人在一個密宴會，文俊獨資經過門口，就遭受着不響聲的彈藥襲擊。

「高期率這個人，是殺不了放不得的。留得去不得的，留下他在我們的監視下，量他這狗黃嘴娃（當共黨罵，另行組織力量來對付我們，那時們就要作他的刀下鬼。殺他，也不能殺一殺，馬上要出事情，只有兄弟幫（哥老會自稱大家）們注意，如果發現他有些過激的現象，就隨時地槍斃，萬萬不能讓他逃走！」

楊大爺的意見就在密宴會變成了決議。

根據份子被殺後，革命的政治工作停止了，這文俊前三天還打着紅旗，到處宣傳，召集軍隊開會講演，做軍隊工作的革命武裝。現在就變現旗號，把軍隊內部發生了許多任官胡亂的現象。

「哥老會」的勢力，在反動的統治愈發發展，部隊裏起了極大的分化；貧民階級，學生都不願再過這種生活，而相繼脫離，反動派為了更進一步的打擊革命勢力，文俊等被撤職放除了官職。

兩月來，打了三次敗仗，這個不幸被反動份子掌握了的部隊已是縮小成人不不足兩班，槍不過十五支的貧血軍隊了。

事變後第五天，我在戰場上負傷。我很懷疑是該打的：四十多天傷愈後，就開始了殘酷的爭取活動。

（續前）家說。

六月廿六日早飯已經吃過，老田家的大石合餐，整着油燈，動世、亮亮、文俊和對峙着蕭瑟的夜間，首先是報告爭取工作的情形。

「楊東在很危險，爭取過來了，但恐怕不能積極幫助，我們現在很難。」

「只是要幹紅軍，那我們就死了個個！」文俊不等我說完，就搶起袖手，擦着拳頭咬緊牙關；很堅決的說。

「我願意拿出這條性命來幹掉這些狗兒的們，咱們再幹紅軍！你出主意吧！」動世搶着說。

事情是決定了，只等着我們的計劃實現。

夜，靜悄悄，高家土村的一個大樹洞裏，楊大爺在炕上抽着大煙，手提機槍及在身邊，人們在喝着開水，是時候了，我乘其不防，一把奪過手提機槍，急忙跳出門外，槍口指着那洞裏的反動份子，叫聲：

「捉起來！」

一舉緊要爭鬥場面展開了，文俊、亮亮和動世、高烈雄、和得勝兒、文秀活像猛虎一樣的一齊從草堆和小窠洞中與楊大爺衝出來，兩打打丁，燈盞翻了，撞着牆洞，人捉住了，嘴裏嚷嚷打碎了夜間的沉寂。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為了挽救這支被壓迫的民武裝的垂危的生命，文俊、亮亮、文秀、動世、高烈雄、得勝兒這英勇的一羣，終於把自己的武器，從敵人的手裏奪了回來，當場槍斃了楊大爺，董老三、文老六，開除了機關一時難於爭取的哥老份子，令其安分歸田，勝利的結束了這次的肅反鬥爭。

夜深了，在另一個密洞裏，這支勝利的英雄們愉快的回憶着剛才戰鬥的情景，我的訪訪打斷了他們的描述：「反動份子嚇壞了！武器又拿到咱們的手裏了，掛上識別號，咱們還是幹紅軍，再不讓任何反份子來破壞我們的隊伍。」

「這塊地像給我女兒縫衣服，咱就把它用了算啦！」文俊沒等我說完，就回頭照照他自己的整潔，拿了一塊好幾尺長的紅布進來，說着就給眾人扯符號，人們像笑臉把紅布帶拴在頸項、袖上。

「哈哈！咱們又成了紅軍！誰敢把咱們怎麼樣！」文俊擦擦臉上的口吻這樣說。

「哥老會」的勢力，永遠不會消滅的。」高烈雄（是個學生出身的）很興奮的指點着頭頭說。

說笑着，可愛的太陽已經照進了窗戶。

「司令官被槍殺了！」文俊急聲喊着說。

「同官！」多數軍隊繼續前進的響聲，少數人鼓噪的在後邊驚慌地。

空氣得到了暫時的和緩！楊、董、文俊幾個人整理頭了還不滿的情緒，凝起了眉頭。

十八日的事變，給部隊帶來了深沉的苦難；反動派積極的從事其進一步的陰謀活動。

晚上一些哥老會的人在一個密宴會，文俊獨資經過門口，就遭受着不響聲的彈藥襲擊。

「高期率這個人，是殺不了放不得的。留得去不得的，留下他在我們的監視下，量他這狗黃嘴娃（當共黨罵，另行組織力量來對付我們，那時們就要作他的刀下鬼。殺他，也不能殺一殺，馬上要出事情，只有兄弟幫（哥老會自稱大家）們注意，如果發現他有些過激的現象，就隨時地槍斃，萬萬不能讓他逃走！」

楊大爺的意見就在密宴會變成了決議。

根據份子被殺後，革命的政治工作停止了，這文俊前三天還打着紅旗，到處宣傳，召集軍隊開會講演，做軍隊工作的革命武裝。現在就變現旗號，把軍隊內部發生了許多任官胡亂的現象。

「哥老會」的勢力，在反動的統治愈發發展，部隊裏起了極大的分化；貧民階級，學生都不願再過這種生活，而相繼脫離，反動派為了更進一步的打擊革命勢力，文俊等被撤職放除了官職。

兩月來，打了三次敗仗，這個不幸被反動份子掌握了的部隊已是縮小成人不不足兩班，槍不過十五支的貧血軍隊了。

事變後第五天，我在戰場上負傷。我很懷疑是該打的：四十多天傷愈後，就開始了殘酷的爭取活動。

（續前）家說。

六月廿六日早飯已經吃過，老田家的大石合餐，整着油燈，動世、亮亮、文俊和對峙着蕭瑟的夜間，首先是報告爭取工作的情形。

「楊東在很危險，爭取過來了，但恐怕不能積極幫助，我們現在很難。」

「只是要幹紅軍，那我們就死了個個！」文俊不等我說完，就搶起袖手，擦着拳頭咬緊牙關；很堅決的說。

「我願意拿出這條性命來幹掉這些狗兒的們，咱們再幹紅軍！你出主意吧！」動世搶着說。

事情是決定了，只等着我們的計劃實現。

夜，靜悄悄，高家土村的一個大樹洞裏，楊大爺在炕上抽着大煙，手提機槍及在身邊，人們在喝着開水，是時候了，我乘其不防，一把奪過手提機槍，急忙跳出門外，槍口指着那洞裏的反動份子，叫聲：

「捉起來！」

一舉緊要爭鬥場面展開了，文俊、亮亮和動世、高烈雄、和得勝兒、文秀活像猛虎一樣的一齊從草堆和小窠洞中與楊大爺衝出來，兩打打丁，燈盞翻了，撞着牆洞，人捉住了，嘴裏嚷嚷打碎了夜間的沉寂。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為了挽救這支被壓迫的民武裝的垂危的生命，文俊、亮亮、文秀、動世、高烈雄、得勝兒這英勇的一羣，終於把自己的武器，從敵人的手裏奪了回來，當場槍斃了楊大爺，董老三、文老六，開除了機關一時難於爭取的哥老份子，令其安分歸田，勝利的結束了這次的肅反鬥爭。

夜深了，在另一個密洞裏，這支勝利的英雄們愉快的回憶着剛才戰鬥的情景，我的訪訪打斷了他們的描述：「反動份子嚇壞了！武器又拿到咱們的手裏了，掛上識別號，咱們還是幹紅軍，再不讓任何反份子來破壞我們的隊伍。」

「這塊地像給我女兒縫衣服，咱就把它用了算啦！」文俊沒等我說完，就回頭照照他自己的整潔，拿了一塊好幾尺長的紅布進來，說着就給眾人扯符號，人們像笑臉把紅布帶拴在頸項、袖上。

「哈哈！咱們又成了紅軍！誰敢把咱們怎麼樣！」文俊擦擦臉上的口吻這樣說。

「哥老會」的勢力，永遠不會消滅的。」高烈雄（是個學生出身的）很興奮的指點着頭頭說。

說笑着，可愛的太陽已經照進了窗戶。

「司令官被槍殺了！」文俊急聲喊着說。

「同官！」多數軍隊繼續前進的響聲，少數人鼓噪的在後邊驚慌地。

空氣得到了暫時的和緩！楊、董、文俊幾個人整理頭了還不滿的情緒，凝起了眉頭。

十八日的事變，給部隊帶來了深沉的苦難；反動派積極的從事其進一步的陰謀活動。

晚上一些哥老會的人在一個密宴會，文俊獨資經過門口，就遭受着不響聲的彈藥襲擊。

「高期率這個人，是殺不了放不得的。留得去不得的，留下他在我們的監視下，量他這狗黃嘴娃（當共黨罵，另行組織力量來對付我們，那時們就要作他的刀下鬼。殺他，也不能殺一殺，馬上要出事情，只有兄弟幫（哥老會自稱大家）們注意，如果發現他有些過激的現象，就隨時地槍斃，萬萬不能讓他逃走！」

楊大爺的意見就在密宴會變成了決議。

根據份子被殺後，革命的政治工作停止了，這文俊前三天還打着紅旗，到處宣傳，召集軍隊開會講演，做軍隊工作的革命武裝。現在就變現旗號，把軍隊內部發生了許多任官胡亂的現象。

「哥老會」的勢力，在反動的統治愈發發展，部隊裏起了極大的分化；貧民階級，學生都不願再過這種生活，而相繼脫離，反動派為了更進一步的打擊革命勢力，文俊等被撤職放除了官職。

兩月來，打了三次敗仗，這個不幸被反動份子掌握了的部隊已是縮小成人不不足兩班，槍不過十五支的貧血軍隊了。

事變後第五天，我在戰場上負傷。我很懷疑是該打的：四十多天傷愈後，就開始了殘酷的爭取活動。

（續前）家說。

六月廿六日早飯已經吃過，老田家的大石合餐，整着油燈，動世、亮亮、文俊和對峙着蕭瑟的夜間，首先是報告爭取工作的情形。

「楊東在很危險，爭取過來了，但恐怕不能積極幫助，我們現在很難。」

「只是要幹紅軍，那我們就死了個個！」文俊不等我說完，就搶起袖手，擦着拳頭咬緊牙關；很堅決的說。

「我願意拿出這條性命來幹掉這些狗兒的們，咱們再幹紅軍！你出主意吧！」動世搶着說。

事情是決定了，只等着我們的計劃實現。

夜，靜悄悄，高家土村的一個大樹洞裏，楊大爺在炕上抽着大煙，手提機槍及在身邊，人們在喝着開水，是時候了，我乘其不防，一把奪過手提機槍，急忙跳出門外，槍口指着那洞裏的反動份子，叫聲：

「捉起來！」

一舉緊要爭鬥場面展開了，文俊、亮亮和動世、高烈雄、和得勝兒、文秀活像猛虎一樣的一齊從草堆和小窠洞中與楊大爺衝出來，兩打打丁，燈盞翻了，撞着牆洞，人捉住了，嘴裏嚷嚷打碎了夜間的沉寂。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頭，為了挽救這支被壓迫的民武裝的垂危的生命，文俊、亮亮、文秀、動世、高烈雄、得勝兒這英勇的一羣，終於把自己的武器，從敵人的手裏奪了回來，當場槍斃了楊大爺，董老三、文老六，開除了機關一時難於爭取的哥老份子，令其安分歸田，勝利的結束了這次的肅反鬥爭。

夜深了，在另一個密洞裏，這支勝利的英雄們愉快的回憶着剛才戰鬥的情景，我的訪訪打斷了他們的描述：「反動份子嚇壞了！武器又拿到咱們的手裏了，掛上識別號，咱們還是幹紅軍，再不讓任何反份子來破壞我們的隊伍。」

「這塊地像給我女兒縫衣服，咱就把它用了算啦！」文俊沒等我說完，就回頭照照他自己的整潔，拿了一塊好幾尺長的紅布進來，說着就給眾人扯符號，人們像笑臉把紅布帶拴在頸項、袖上。

「哈哈！咱們又成了紅軍！誰敢把咱們怎麼樣！」文俊擦擦臉上的口吻這樣說。

「哥老會」的勢力，永遠不會消滅的。」高烈雄（是個學生出身的）很興奮的指點着頭頭說。

說笑着，可愛的太陽已經照進了窗戶。

「司令官被槍殺了！」文俊急聲喊着說。

「同官！」多數軍隊繼續前進的響聲，少數人鼓噪的在後邊驚慌地。

空氣得到了暫時的和緩！楊、董、文俊幾個人整理頭了還不滿的情緒，凝起了眉頭。

十八日的事變，給部隊帶來了深沉的苦難；反動派積極的從事其進一步的陰謀活動。

晚上一些哥老會的人在一個密宴會，文俊獨資經過門口，就遭受着不響聲的彈藥襲擊。

「高期率這個人，是殺不了放不得的。留得去不得的，留下他在我們的監視下，量他這狗黃嘴娃（當共黨罵，另行組織力量來對付我們，那時們就要作他的刀下鬼。殺他，也不能殺一殺，馬上要出事情，只有兄弟幫（哥老會自稱大家）們注意，如果發現他有些過激的現象，就隨時地槍斃，萬萬不能讓他逃走！」

楊大爺的意見就在密宴會變成了決議。

根據份子被殺後，革命的政治工作停止了，這文俊前三天還打着紅旗，到處宣傳，召集軍隊開會講演，做軍隊工作的革命武裝。現在就變現旗號，把軍隊內部發生了許多任官胡亂的現象。

「哥老會」的勢力，在反動的統治愈發發展，部隊裏起了極大的分化；貧民階級，學生都不願再過這種生活，而相繼脫離，反動派為了更進一步的打擊革命勢力，文俊等被撤職放除了官職。

兩月來，打了三次敗仗，這個不幸被反動份子掌握了的部隊已是縮小成人不不足兩班，槍不過十五支的貧血軍隊了。

事變後第五天，我在戰場上負傷。我很懷疑是該打的：四十多天傷愈後，就開始了殘酷的爭取活動。

（續前）家說。

六月廿六日早飯已經吃過，老田家的大石合餐，整着油燈，動世、亮亮、文俊和對峙着蕭瑟的夜間，首先是報告爭取工作的情形。

「楊東在很危險，爭取過來了，但恐怕不能積極幫助，我們現在很難。」

「只是要幹紅軍，那我們就死了個個！」文俊不等我說完，就搶起袖

#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續)

郭沫若

[illegible]